



列傳第五十四

金史百一十六

開儀言上柱國錄軍國事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內族承立

一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為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為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為之搔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為不可

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恃
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
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元典行省閩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
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
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
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元典入
援元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閩秦監總帥都點檢完顏
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木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
虜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
諸隘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

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
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破石倉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
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
十往運潼關閩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
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北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
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
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探春願從行省征進元典授以帥
職聽招在城民充軍探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元
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宣差趙三三名偉亦依探春招募
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元典忌偉得

衆欲挾詐坑之。元顏素蘭時爲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以偉權興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鷄堡。大兵旣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戰。馬蹶幾爲所獲，元典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偉亦無船可渡矣。初元典發閭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幕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奪取之。又欲劫州民財物以資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爲矣。」元典大怒，以爲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州中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強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劉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遙躡其後。明日張翼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大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廬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聚慮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

有鬪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於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鄭侗劫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先是兀典嘗爲鄧州節度使世襲謀克黃擱三合時爲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決計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雞等軍脫走者百才一二二月素蘭竄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爲素蘭力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陝

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又募收所棄甲仗若獲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五月總帥副點檢顏蓋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某立號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刺爲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陝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刺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爲河解元帥屯金

雞堡軍務隸陝省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
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
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貞外郎有隙坐視
我軍飢餓不爲存恤於是自往永寧勸喻偉頗爲小民所
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橫恣言
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
雞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
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圃中凡三四
日乘夜王茂殺此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
殺阿不罕奴十刺李獻能提控蒲鮮某總領來道安因誣

奏奴十刺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寃而莫敢詰就授
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
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
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憾之
乃乘奴十刺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
踰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扇爲箭鏃聲州人疑叛
軍多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
能最爲所恨故被害尤酷偉之變絳州錄事張升字進之
大同人戶工部令史出身曾爲漁陽簿遷絳州錄事謂知
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

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徒單百家
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為上言兀典等鐵領敗
狀於是籍重喜合閏兀典家貲暴兀典為罪首榜通衢云
石盞女魯歡本名十六與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為元
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
控制西垂實為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
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
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
歡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
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

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
護且令廊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
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
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
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
沃又且平行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為病
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
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
度使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
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為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又舊

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
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
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合依上
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
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
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
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率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
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二月以
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

大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
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
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之頗有閻志己巳提控張
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女魯歡令自募
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爲可用初患砲少
欲以泥或磚爲之議者恐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
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古砲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
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
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巡遠
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王璧李琦傅瑜極力守禦
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

言去歲河決敖游堦時曾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往決之纔出門爲游騎所鈔無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者主將從之河旣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濰水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女魯歡爲總帥佩金虎符罷司農司以其官蒲察世達爲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溫特罕道僧歸德府同知李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木甲搭失不奉職權奉御粘合斜烈來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

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護送載糧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且命張布爲幄上遂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止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西人與李辛同鄉里嘗爲辛軍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復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二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官奴以兵乘之爲亂明日

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投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
官奴在雙門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
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至其
家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即提
兵入見言石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
罪且暴女魯歡之惡後其姪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復
其官語在烏古論鎬傳禾速嘉兀底代女魯歡爲總帥軍
變官奴無意害兀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兀底喜
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奴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
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孛魯阿海行總
帥府事以親軍武衛皆隸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
誅語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故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
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誅語者阿海得
四人斬之國子監前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劫府民
武邦傑及蒲察齧住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奴
之變

蒲察官奴少嘗爲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
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即自拔歸朝廷以
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此軍月給甚優官奴日與
羣不逞博爲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

詔勿問移刺蒲阿攻平陽官奴請行論功第一遷本軍提
控佩金符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効
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移
刺留哥入鄧說鄧帥粘合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留哥以
情告粘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粘合欲就甕城
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
邊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
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
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
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略

有可取者宰相以為然乃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
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紇而還遂巡黃陵八谷等處劫
牛羊糧資甚衆尋轉正都尉又以軍至黃陵幾獲鎮州大
將於是中外皆以為可用遂拜為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
十二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黃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
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衆食寡懼不
能給請於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
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奴曰女魯歡
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

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毅都尉上至歸德始升爲元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圖用之志是時

大元將忒木解守歸德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廻附奏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爲剽掠官奴不之禁於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爲上言官奴有反狀上竊憂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

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奴微中起爲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奴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奴乘隙率其軍攻用軍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皆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馬驅參知政事石盞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爲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遂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

者三千郎中完顏胡魯刺都事冀禹錫赴水死禹錫字京甫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兵禹錫為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免不從見害是日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赤盞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初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奴密與忒木解議和事令阿里合住言欲劫上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畫斫營之策先是忠孝軍都統張姓者謂官奴決欲劫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之第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

大朝不赦者使安歸乎官奴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謀即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即以好語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即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張乃退官奴即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也遂畫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

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小却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官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勅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灰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文餘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兵旣退官奴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圪荅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計構國用安齊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宋自贖反復之罪官奴以己未往亳州辛酉召之還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奴憤憤而出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上決意欲誅之遂與內侍宋乞奴處置令裴蒲抄合召宰相議事完出伏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上呼參政官奴即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叱乞荅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親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

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之堂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爲亂箭所射而死乞奴愛實乞荅皆授節度使世襲千戶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范陳僧王山兒忠孝軍元帥於是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初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久苦飢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以嘗從點檢內族斜烈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上早爲計會其變遂以計誅之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其城池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習顯既黨官奴一日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溫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鞫問顯伏罪下獄官奴變顯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荅即亳州斬顯及忠孝軍首領數人兀惹使用安未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楞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爲人儀觀甚偉而內惟怯無所有至寧初宣宗自彰德赴關慶山奴迎見于臺城宣宗喜遣先還中都觀

變宣宗既即位以承立爲西京副留守權近侍局直長進官五階賜錢五千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留侍朕遇闕赴之仍給汝副留守祿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貞祐初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權僭竊嘗爲宣宗言之後胡沙虎伏誅慶山奴愈見寵幸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三年

大元兵圍中都詔以慶山奴爲宣差便宜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爲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職四年知慶陽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駝進詔諭曰此皆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因令徧諭

諸道帥府焉興定元年正月

大元兵及夏人迴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于馬吉峯殺百餘人斬首首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疋三年四月夏人據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討之夏人以步騎二萬逆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去凡斬首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

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正大四年李
全據楚州詔以慶山奴爲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將兵守
盱眙且令城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
死者萬餘人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
奔命愁嘆盈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
之以謝天下不報降爲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
八年正月鳳翔破兩行省徙京兆居民於河南令慶山奴
以行省守之時京兆行省上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
懼不能守屢上奏請還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書令爲
地朝廷不許十月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同知乾州軍州

事保義軍提控苟琪守之慶山奴行至閩鄉哀宗遣近侍
裴蒲七斤授以黃陵岡從宜不聽入見未幾代徒單兀典
行省事於徐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銳一萬五
千與徐帥完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
政張興等率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
敢進聞大兵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
驛店遇小乃解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躓被擒惟元
帥郭恩都尉烏林荅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
馬載慶山奴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爲
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

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為念及見大帥忒木解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足稱云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託以應援徐兵夜啓關挈家走歸德慶山奴以為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兀論丞相賽不之姪元光間例以諸帥為總領兀論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族而用踈屬故白撒承立兀論輩皆腹心倚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龍斷然哀宗一旦倚為腹心終為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為將皆貪且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寃哉

列傳第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金史一百一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赤

勅修

徒單益都

粘哥荆山

劉均附

王賓

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嘗累官為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辛丑大兵守徐張益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即令移刺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

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
乙巳大兵傳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北即以爲京東行
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
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
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
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益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
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侯進亡命駐靈璧杜政張興
亦慮爲北所害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興留徐杜政還
邳州益都資稟仁厚持大體二子兩姪爲軍將頗侵漁軍
民青州人王祐爲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

雖有過亦不責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陞
義勝都統封仙遙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乘軍政廢弛城
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恐事
不成起興與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
從宜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爲都元帥
復懼祐圖已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
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
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爲
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益都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
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爲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

時宿之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爲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哥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尋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爲將帥亦久以資性踈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徐州旣歸海州邳帥元林荅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惟安國不改髻髮以至於死云

粘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鄧至亳鈔屯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楚珩約同行珩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丁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壯爲軍修守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爲之空荆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鎮安者皆紅襖餘黨力

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荆山以遷民爲軍
蓋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
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謀已乃棄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
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真楚珩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
被剽略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
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
改州爲順天府春爲總管戴興爲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
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子在
亳春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既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
提控邢某邢剛直循理將士嚴憚之時臥病聞春亂流涕
不自禁春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忍無言春欲殺
荆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病卒
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解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以往
獨與疲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既而崔
七斤爲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七斤爲節度使就其兵
仗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爲城父令所殺未幾
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
而去既渡河知亳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爲春所破是年六
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者林慮人時爲亳州
觀察判官春既逐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

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荆山出走揚春以州出降旣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亨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揚春遂遁遣節亨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亨節度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

而北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恨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亳賓等適徵民丁資鐵甲入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探甲譁譟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即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副使魏節亨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

數日殺節度使王進進嘗應荆山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
奏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
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
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
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
千應援是時太赤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
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
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已未官奴與
阿里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
當留輜重於蔡選軍扈從入聖柔就武仙軍遂入關中關

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
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車駕
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扈從入
蔡則毫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
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糧餉聞
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羣
起而僨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
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淄州人紅襖賊楊安兒李全

餘黨也嘗歸順

大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六月徐州
埽兵總領王祐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興等夜燒草場
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張興與其黨十
餘人斬之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州宿州鎮防軍
千戶高騰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構徐州總帥王德全殺
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宜兀林荅某亦
讓州於杜政送款海州旣而皆歸安用北大將阿朮魯聞
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
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軍安用懼謀

於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
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
金朝旣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託從
宜衆僧奴自通於朝廷衆僧奴遣人上奏安用以數州反
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
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未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
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
知反復失計事已無可柰何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真怒其
叛已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遂選兵分將
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未幾朝廷遣近侍

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充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改名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戶宣命勅樣牌樣御書體宣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決以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

數十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旣而選人取朝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宣大信牌玉兔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乃遣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

受圍廩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
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
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
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兩千里泥淖
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
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
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鑿輿
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
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
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

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
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王帶各二由
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為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
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
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徐宿兵止以勤王為辭二帥
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為名襲徐宿既
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
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
流特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吳
帥張哥輩九人併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

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會上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為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係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既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使人劫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即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亡去乃命蕭均以嚴刑禁士者血流滿道

大元東平萬戶查刺將兵至漣水遂降焉查刺既渡河趨蔡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淮閩甲午正月聞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剝面繫馬尾為怨家田福一軍鬻食而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眄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為用安參議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經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

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珎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
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
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
且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
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
理即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
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
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
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

敗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戶是時叔
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青
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祕之頃之青率其衆入于宋宋
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
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
遭時亂離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
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
雖偷生寄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
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
昔之過牙吾塔後書曰公等初亦無罪誠能爲國建功全

軍來歸即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
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日以兵虜孰愈哉牙吾
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仍為本
廩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為請
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
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
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為宋守興定
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
是時時全為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

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
一人詰問之乃知青為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
殺其人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
緹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穴城東北隅青
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
舟兵二千合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幹魯朶先知設
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
孫穴城將及城中青墜地然薪逼出之青乘城指麾流矢
中其目餘衆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
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

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
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
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爲我用罪在全全與訛
可由頴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宋廬州
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
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
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
可及諸將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
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李辛稍稍不平全怒

曰訛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
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
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
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
渡淮每立功効諸將謬誤部曲散士流離憂苦朕甚閱焉
各歸舊營勉圖自効又詔曰陣士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
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
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
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制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搆難招誘隣境士命以撓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蠡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蹙頰終日當時丞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列傳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金史百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藍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脫脫奉

勅修

苗道潤

王福

移刺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鬪能得衆心比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

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爲朕決道潤事今即以其衆使爲將肯終爲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爲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宣宗顧謂宰執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獨吉七斤

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刺鐵哥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鐵哥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宣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寓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復中都和輯鐵哥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蒲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林荅吾典承道潤風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榮弟明等恣橫如此將爲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

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陷蒲城攻完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爲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爲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刺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諸道兵互相應援旣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詔道潤賈全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旣與道潤相攻已而詐爲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移刺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靖安民等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柔奏賈瑀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頃之張柔攻賈瑀殺之道潤旣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木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鐸等

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檄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

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槩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

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略副使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瀆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瀆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州東瀆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爲經略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州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爲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爲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瀆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

賂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滄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四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濟衛州資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有功朝廷以防秋在近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東平帥府與高陽公併力討之乃止移刺衆家奴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遷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完顏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內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重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

領孫汝楫楊壽提控表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
衆家奴奏鎮安距迎樂堠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
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
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
校尉授八品職仍賞寶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
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一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
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爲道士時人以此呼之貞祐二年仙
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
年破石海于真定宣差招撫使惟宏請加官賞真授威州

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權知真定府事遷洛州防禦使兼同
知真定府事遙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
事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
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壤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宮
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
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
擊之貴亦歸順于

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
己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得牒大喜正
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

大元大將笑乃解討仙仙走閱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解復擊之仙乃奔汴京五年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七年仙圍上黨已而大兵至仙遂歸未幾衛州被圍內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一月

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荆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荅胡土不納幾為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絕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

霍瑒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

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聚糧食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

大元大將速不斛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留山潰軍至者益衆哀宗罷思烈為中京留守詔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

卿日夕以待勦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領黃摑三合五朶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還留山惡三合權盛改爲征行元帥屯比陽三合怨仙奪其權乃歸順于大元大將速不斛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詐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報

大元大將遣兵夾擊敗仙于柳河仙跳走聖朶寨初沈立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聖朶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教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爲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哀宗走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間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于柳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己二年正月仙闕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刺還歸德仙乃奏請誅

璠哀宗不聽以璠為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偏已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牧使移刺呆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為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呆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朶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刺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浙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槃劉琢往襄陽借

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槩持兩端畏留廼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為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為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刺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知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珙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

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
槩琢妄謂將納款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移刺瑗本
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
襄陽使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
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
七月徙浙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元顏責仙
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
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哽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
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
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
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覘宋金州
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
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
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
浙川汧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
不可勝數糧食絕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
荆子口東還自內鄉將入聖朶寨至峽石左右八疊秋林
聞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遷大和九月至黑谷
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芝
字庭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

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走至南陽為土賊所害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為澤之戍兵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

大元涿州刺史李癘驢招之興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

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侯摯承制以李癘驢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柔為副頃之苗道潤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癘驢為中都東路經略使自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未定軍節度使賈全不協以兵相攻奪據全地取全馬以遺經略使李癘驢癘驢受之朝廷怪癘驢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背召癘驢別與官職詔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全綱遺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令高常住往平之輒留癘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癘驢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癘驢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况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癘

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全復以兵捕甫部民殺甫參議官邢瑛甫率兵攻之賈全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何李膺驢歸順

大元甫爲中都東路經略使遙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張進爲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恒山公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刺衆家奴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始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靖安民德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謀克千戶總領萬戶都統皆隸由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遙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遙授安武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是歲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膺驢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膺驢自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爲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

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遷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
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
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
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
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
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
使劉璋詣南京自訴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
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馮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暉
彈壓劉智元杜貴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
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日

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
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彥暉等
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
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鹿三保河北江礮山寨青白口
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礮山復
取權車寨

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
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
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

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為節鎮廷議
遼州城郭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
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
都會道潤與賈全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
三年遷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
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
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獲文振奏若
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
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
升樂平縣為臯州壽陽縣西張寨為晉州從文振之請也

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
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
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
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
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
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
省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
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
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刺行報而

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
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
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
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
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
日重姦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劃不能盡用文
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木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
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
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
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璠

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
逐之取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
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
不遣臣若興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
輒違律令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
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
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
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
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
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隩石寧化保德諸

州境土濶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為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文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為不可惟良在林州五

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義尖之衆作亂逐招撫使康瑋乞遣惟良還林州為便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為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為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鼎為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諫復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為

文振副護沁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
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
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爲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大
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
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
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
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
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
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

安府之翼城縣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
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琢麾下琢死成率衆
保隰州以爲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
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
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爲
州隰川之件城鎮可改爲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爲蒲州
以大寧縣隸之件城鎮爲件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
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爲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
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
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木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

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
誅忽失來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
受

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
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
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

大元大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
府事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
祚母蕭氏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乃自縊死蕭氏
逃歸詠妻梗氏亦自死宣宗贈祚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

成忠蕭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
人謚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張開賜姓完顏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
為固守累功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
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
宣撫司留付空名宣勅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
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清州乞
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
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
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

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羸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
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
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
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
定元年遥授澤州刺史二年遥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
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
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為
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遥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
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為崇州從開請也元

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
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
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為節
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為忠昌軍沁為義勝軍林州義尖寨
衆亂遂招撫使康瑋推杜仙為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為
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
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峙
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
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與匹夫無異天
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

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
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初置公府
開與恒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
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
開聞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
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
以武仙輩待我也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
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振文振軍文振窮竄開勢愈孤以
至於敗

燕寧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

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為重紅襖賊五
公喜據注子垵率眾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
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為腹心賊中
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選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
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五年與
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
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
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詔贈
故祖臯銀青光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
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皆為范陽郡夫人

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寧遠
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
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
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
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
然不可攷矣

列傳五十六

